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带着老爸回老家

□姜奕婷

“我想回老家看看”，今年春天，76岁的老爸总念叨这句话。

老爸11岁来西北后，再未回过山东老家，村里已经没有房屋和亲戚了，仅剩儿时的回忆。“年纪越大，小时候的事反而越来越清晰了”。老爸坐在阳台的藤椅上，目光越过楼群，望向远方。我和哥哥决定在五一假期带他回趟山东，了却老父亲的心愿。

山东航空的舷窗边是《论语》经典——“子曰：温故而知新”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。孔孟之乡的气息，从高空扑面而来，一路护送我们飞向济南。飞机起飞后，老爸一直沉默着。他侧过脸去看窗外的云海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轻轻叩击。我知道，那是他紧张时才有的小动作。近乡情怯，六十多年的光阴，几千里的路程，此刻都浓缩在这短短两个小时的航程里。那片他梦里反复描摹的土地，就在云层之下。

我翻看着飞机上的《齐鲁晚报》，一篇考古新闻报道里的专家姓孔，教育专版的一位教师作者姓姜，这一切都让我感觉亲切。我家就是姜姓，在西北很少见，曾让无数人误以为是“江”，在山东，“姜”就是“姜”，祖祖辈辈，像田里的麦苗一样生长。爷爷当年说过，看姜家名字中间那个字，便知辈分，便知长幼——那是一个家族在土地上扎下的根，一代一代，清清楚楚。

到达济南，我们先住在老城区。我和哥哥陪老爸看了趵突泉的三股水，逛了大明湖的柳岸，又沿着曲水亭街慢慢走了一遭。泉水在脚边潺潺地流，柳絮在空中轻轻地飘。老爸看着那些青砖灰瓦的老房子，忽然说：“老家村旁也有条河，夏天能摸鱼。”

第二日，我们便驱车前往禹城市安仁镇颜坊村。车子驶上平坦的公路，路两旁的行道树笔直地往后闪过。老爸一路在说：村旁有河，村里有湾水。村子另一头靠着火车站，铁轨高出地面老多老多……

快到村口时，果然看见一条铁路与公路并行，路基高出地面有一米多。老爸一下子坐直了身子：“没错！就是这儿！”他盯着那道铁轨，眼眶有些发潮，“小时候看这铁轨，高得很，觉得那上面的火车不知能跑到多老远的地方去。如今再看……还不到我腰哩。”他比划了一下，笑了，笑里带着点儿说不清的酸楚。

村子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当年薄收的盐碱地，如今蔬菜大棚一座连一座，麦苗和葱、蒜绿油油的，长势喜人。老爸蹲下身，用手轻轻抚过麦穗，那神情像是在摸

一个孩子的头：“这麦子长得真喜人。当年要有这收成……”他没把话说完，慢慢起了身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

车子拐进村里的一条小路，没走多远，一湾水便出现在眼前。老爸怔了一下，快步走过去，站在湾边半晌没动。“六十多年了，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发抖，“这湾还在。就是比从前浅了。”他指着对岸的一处院落，“那会儿，一到夏天，我就跟伙计们在这儿凫水。骑着一截木头，偷偷划到对岸老杨家的大树上摘梨吃。”正说着这话，那院里走出来一对老夫妇。老爸上前问了声好，顺口问人家贵姓。“姓杨。”老汉眯着眼打量他，又说他父亲当年把椅子放在树下乘凉，顺便看着梨树。

一位路过的伯伯见我们面生，主动迎上来问。听说我们是姜家人，他立刻拍了拍大腿：“六零年那会儿，是有几户姓姜的去了东北、西北的……你们是西北回来的？”

他兴冲冲引着我们往村东头走，说老支书家的儿子正在门口晒太阳，跟老爸岁数差不多，兴许还认得。七八个老汉围坐在一扇大门口，有的靠着墙根打盹，有的抽着烟拉家常。老爸走过去和他们搭话，人群里有个人忽然盯着爸爸问：“你是保英？”“对，你记得我小名？你，你是柱子吧！”两只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老汉们也红了眼圈，有的摘下帽子，有的用袖口胡乱擦着眼睛。时光在这一刻忽然倒流，他们说起哪年的收成如何，说起谁家盖了新屋，谁家过年带着孙子从东北回来。那些被岁月磨平的往事，从一张张缺了牙的嘴里蹦出来，带着六十年前的泥土气息。

回去的路上又去安仁镇转了转，吃了火烧和肉包子，老爸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，嘴角却一直微微上扬。“小时候觉得镇上挺远，觉得火车道高得不得了。这回看见了，其实不远，也不高。”他慢慢睁开眼，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，“没想到又见到柱子他们了，还见着那湾水，老梨树不在了……这辈子的的心愿，算是了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轻得像一阵风。“不知还能活几年，反正……能闭上眼了。”我和哥哥坐在前排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车窗外，鲁西北平原一望无际，麦田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金绿色的光。

这个假期，景区到处人潮汹涌，可我们都觉得，这一趟回山东，值了。一个老人的乡愁，原来可以这样轻，轻到只是一湾水、一棵树、一声六十年前的小名，又这样重，重到要用整整一生去走完回家的路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宁夏作协会员）

□白湖

公元743年，也就是唐玄宗天宝二年，八十五岁的贺知章告老还乡，写了一首著名的小诗《回乡偶书》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小时候从未离过家的人读它，就像在唱歌一样，及至读懂它，已然是倦鸟归巢、游子归来。

在绿树浓荫的仲夏，之所以想起这首诗，是因为不久前看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一档节目——“从姥姥家到奶奶家”之山东行。马未都祖籍山东，他本人出生在北京、成长在北京，准确说，他从北京到山东利津的姥姥家、再到山东荣成的奶奶家，更像是一次寻根之旅，而算不得游子归来。但众多的网友包括我自己，还是在这样的寻根之旅中生出各自的乡愁。

马未都，虽已经七十岁出头，满头花白头发，但出口成章，头脑敏捷，脚步利索，他的还乡之旅，伴着春末夏初的明媚，充满了人间烟火与欢乐。第一站是利津，跟着镜头，寻根之旅从与老家的亲友相认开始，慢慢变成了一段段汇聚千百种滋味的人生体验之旅。

网友们大多和我一样嘴馋，对充满乡土气息的美食充满向往。看马未都一行吃利津煎包，去逛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朱桥大集、喝羊肉汤、吃刚出锅的油酥饼、请一群萍水相逢的老农民们喝酒，马未都吃得高兴，“伙计们在一起，喝个酒，图一个乐儿。”我们看得也高兴，朱桥集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喝酒的、闲聊的，无一不鲜活，充满了热烈的、打动人心的烟火气息。

最后一站是荣成镁镎岛，岛名因一把叫镁镎的宝剑而得名。镜头里的镁镎岛非常美丽，近处，油菜花正开得生机勃勃，三三两两的桃树桃花，像世外的桃源，而远处的松树，安静如一幅古画。最特别的是，蓝色的天空下，目力所及，镁镎岛随处可见一座座古朴又结实的海草屋，像极了童话里白雪公主与小矮人们的小草屋。而全世界，除了荣成镁镎岛，就只有故事里还有这样的海草屋了。

寻根之旅的最后，马未都坐在镁镎岛海边的一处礁石上说，这块礁石，也许他的父亲、他的祖父都曾坐过，这是多大的缘分啊！比起缘分，我想，更多的是一种幸运吧，一个人倘若活到七十多岁，还能坐一坐父辈、祖辈坐过的礁石，还能走一走父辈、祖辈的出生之地，还能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来路，这实在是一种福气。

而太多少小离家的人，是找寻不到来时路的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回老家，南方一处仅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乡村，我的叔叔握着我的手说，“你要常常回来看看，这是你的根。”我听了，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我从十岁以后就离开了那里，我认识的人和认识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我出生的老房子也早已不见踪影。几乎是眨眼之

【四季零墨】

客从何处来

间，我已经在遥远的北方大地生活了远远超过在我出生之地的时间，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

乡愁就在那里，是挥之不去的。但是，一个人的一生，又是那样充满了未知与韧性。

我老家二层红砖楼的楼前，曾经有一棵高大的椴子树，每到端午节前后，满树盛开雪白的椴子花，花香浓郁，仿佛满村的人都能闻到花香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路过都可以欢喜地摘一把椴子花。我嫁到北方后，我的婆婆听说了，也在自家种了一棵椴子树，时光荏苒，树高已过丈，再过一些时候，也是满树飘香的时候了。树犹如此，人也一样，在哪里都能活，在哪里都努力活得漂亮。

五一长假的时候，我侄女和侄女婿新婚燕尔，跨越千里之遥，来济南看我。我的喜悦不言而喻，我能想到的，也是竭力让他们吃一吃济南的美食。第一顿午餐，是我先生下厨包的鲜美的鲑鱼饺子，这是南方没有的，新鲜的鲑鱼和着面粉的香味，独特又美味。下午出去玩，趵突泉人太多，改去泉城广场、黑虎泉、珍珠泉、大明湖，走了一万多步，灯火阑珊时，兴高采烈地在大明湖畔一家小有名气的餐厅吃海鲜粥。

游子在外，最盼的就是有一日衣锦还乡，或者，家乡的亲朋好友来访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像马未都这样荣归故里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自不必多说；大多数的普通人、游子、游客，去一座城市，衣食住行，赖以依赖的，除了人情与经验，更多的还是一座城市烟火里的行业水准。

画家黄永玉写《黄裳浅识》，写道：“和黄裳兄多年未见……我再到上海，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，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，使我惭愧至今。”我想我大抵是能体会那种惭愧的心情的。

贺知章到八十岁都是一位富有童心的老爷子，和李白一见如故；马未都七十多岁也不输古人，在朱桥大集请老农民喝酒，颇有古风；黄永玉更是老顽童一个，连书带画，“我九十八岁了，活该请您来万荷堂喝一杯”；人世间，白驹过隙，出走半生，归来哪里还能是少年？难得有这些满怀童心童趣的人，让人觉得，无论在哪里，都是诗意的栖居。

“九月十日是中秋节，请来我家看月亮（管饭）。——黄永玉一家老小邀请。”这是黄永玉2002年的一幅中秋画题跋，读来让人捧腹大笑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我是忧愁的游子，也是欢快的主人，“我看见落花又回到枝上——啊！蝴蝶。”我很愿意邀请我远方的亲朋好友来看一看，我这个粗枝大叶的人，无处不在的变化与惊喜，管饭；我也期待着，往后闲暇，会回到我的父母生养我的地方，去寻找我的根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